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三回 桂姐遺腹誕佳兒 長老借宿擒怪物

詩曰：一紙丹書下九天，忽聞司馬已歸仙。

魂隨鶴駕升彤闕，子得麟胎繼大賢。
變幻妖狐迷秀士，英雄僧俠救青年。
從茲意氣相投合，白石樓前穩坐禪。

話說陳阿保夢入水府正法明王殿中，□分恐怖。明王令判官查看簿籍，阿保罪犯天條，舉筆書□六字于其臉上，云：「福善禍淫，神目如電。寶歸二春，祿終一練。」寫畢，令判官讀與阿保聽了，喝教趕出去。那赤臉使者，將阿保捉起來隔牆一撩，阿保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，天已大曉。暗詳夢中境界，悶悶不樂。起來梳洗，喫了早飯，復將裹肚藏貯銀子拴繫腰下，逕往姐夫巴富家內來。巴富留住喫午飯，阿保把夢裏言語細細告訴。巴富心下暗忖：這狗獸常是調謊，不要理他。但答道：「朝廷賞銀不容易得，是你天大的造化。可作速娶房妻室，做些務實生理，不可浪費了。」阿保應諾，作別出門。

一路閑蕩，信步行至玉華觀前，見一人引手相招，近前聲喏，乃是本觀道士杜子虛，與阿保有親，原是表叔姪之稱。杜子虛道：「賢姪許久不面。近聞你大是得彩，愚叔正要來作賀。」阿保道：「惶恐，有甚喜可賀？」杜子虛邀入觀中後房飲酒。二人開懷談笑，漸漸醉了。杜子虛道：「賢任出首林和尚，得了若干銀兩，好福氣也。」阿保嘆氣道：「小姪為這椿事，受盡了腌臢閑氣，昨日方得賞銀入手，又止得三分之一，害得我通宵不睡。」即將夜間之夢，備細又告訴杜子虛。子虛道：「此是春夢，有何靈應？不必介懷，且與你說正經話，如今昇元閣前有一土妓，□分標緻，我今作東，送賢姪往彼處一樂何如？」

阿保笑道：「尊叔是出家人，怎講這嫖妓的話？」杜子虛道：「你怎知我們傳授，朝廷設立教坊，正為著我等。比如俗家。他自有夫妻取樂，我道士們豈無室家之願？沒處泄火，嫖妓取樂，乃我等分內事，當官講得的。故和尚喚做光頭，道家名為嫖頭。」阿保大笑道：「這話兒小姪平素未曾聞得。」杜子虛道：「此話是我道家秘訣，你怎麼知道。嫖頭二字，有個來歷，假如和尚光著頭去嫖，被鴉兒識破，連了光棍手，打詐得頭扁方休。我們道家去嫖，任從妝飾，頭上戴一頂巾巾，就是相公；換了一個大帽，即稱員外。誰敢攔阻！故叫做嫖頭。又有一個別號，和尚加了二字，叫做色中餓鬼，道士添上二字，名為花裏魔王。」阿保道：「色中餓鬼，是誚和尚無妻，見了女人如餓鬼一般。道家花裏魔王，這是怎地講？」杜子虛道：「我等道士看經打醮，辛苦了一晝夜，不過賺得三五錢褌儀，若去嫖耍，不夠一宿，故竭力奉承那妓者。年壯的精元充足，力量可以通宵。年老的根本空虛，須服那固元丹蝦須丸瀝精散百戰膏，助壯元陽，鏖戰不泄。因此妓女們見了我道家，個個魂銷，人人膽怯，稱為花裏魔王。」

阿保道：「據老叔所言，做和尚不如做道士，但道士貧富不同，富足的方有錢嫖耍，貧苦的那話兒怎生發泄？」杜子虛呵呵笑道：「俺們窮的道士，另開一條後路，不怕你笑話，我當初進觀時，年方一□二歲，先師愛如珍寶，與我同榻而睡，一日先師醉了，將我摟定親嘴，幹起後庭花來。怎當這老殺才玉莖雄偉，我一時啼哭，先師忙解道：「這是我道教源流，代代相傳的。若要出家做道士，縱使鑽入地裂中去，也是避不過的。太上老君是我道家之祖，在母腹七□餘年，方得降生。這老頭兒金皮鐵骨，精氣充滿，善於採陰補陽，百戰百勝。後過函谷關，見關吏尹喜，丰姿可愛，與之留戀，傳他方術修煉，竟成白日飛昇。幾道家和婦人交媾為伏陰，與童子淫狎為朝陽，實係老祖流傳到今，人人如此。」愚叔只得忍受。這喚做道教旁門，富足的逕進正門，不入旁門了。」

阿保聽了這話，引動心猿意馬，笑道：「小姪已醉了，天色又晚了，適纔老叔所言的妙人，乘此時去看一看何如？」杜子虛道：「相陪同往。但賢姪這般妝束，不是那嫖客的行徑，待我打點嫖具，方好去得。」道士頭上戴一頂撮頂羅巾，身穿一領霞色潞綢道袍。陳阿保頭戴大頂帽子，身穿橘綠紗絨旋褶，一樣換了鞋襪，令道童阿巧背了拜匣，同出觀門，取路往昇元閣來。一路分付阿巧道：「汝到彼處，不可露出道士腳色。稱我為相公，陳大叔為大官兒，凡事要幫襯。」阿巧領諾。到了昇元閣前，轉入小巷，進了一座牆門。逕過竹屏，方是妓館。門前掛著斑竹簾兒。二人進客座內坐了，咳嗽未畢，屏風後轉出一人，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頭撮低眉尖帽，身繡狹領小衫。酒餚買辦捷無邊，燒火掇湯最慣。

嫖客呼名高應，指頭遮口輕言。夜闌席罷洗殘盤，歸縮行中好漢。

那湯保站在街下問：「二位爺從何處來？」巧兒道：「我家大相公和大官兒，特來拜你家姐姐，怎不出來迎接？」保兒慌忙磕頭，陳阿保也要跪下答禮，杜子虛忙把手扯住道：「生受你了，姐姐可在家麼？」保兒道：「姑娘昨晚接了一位山東甄貨客人，蒿惱得不耐煩，方纔出門去了。故此貪睡未起。」阿保拍手笑道：「這又是個花裏魔王了，不顯你道家手段。」阿巧連忙丟眼色，方纔住口。杜子虛道：「姐姐青春多少？排行尊字？精何技藝？」保兒道：「姐姐新年二□二歲，行居第一，小名媚春。琴棋書畫，無有不通。村夫俗子，等閑不得一見。」杜子虛道：「久聞大名，特來相訪，煩你轉言求見。」

保兒進去不多時，媚春出來，果然生得風流窈窕，如弱柳臨風。敘禮遜坐畢，杜子虛道：「久仰大雅，夢懷渴想，今睹芳容，夙緣有幸。」媚春道：「承過愛了，請問相公高姓尊字，何處下帷？」杜子虛道：「小道姓杜，賤字伯實，敝館寓玉華觀中。」媚春笑道：「相公儒者，怎稱為小道？」杜子虛改口道：「小弟久在觀中，最愛的是黃庭道德諸經，朝夕講誦，深得道家旨趣。久奉三清，故此儒名道行，所謂有道之士是也。」媚春道：「相公既讀孔孟之書，宜尊聖賢之教，那道士們，極其勢利的，口誦黃庭，心如黑炭。相公輕儒習道，是棄美玉而抱頑石矣，取笑取笑。」杜子虛道：「從來三教一家，這也無妨。況近來儒者，俱尚子書，小弟亦趨時而已。」

媚春又問：「員外高姓尊字？」阿保道：「小子姓陳名阿……」杜子虛忙將腳踢，阿保就住了口。媚春道：「陳員外尊諱是那一個阿字？」杜子虛接口道：「表姪賤名為約。因他久在江南生理，習成鄉語，約字讀為阿字，此乃是鄉音閉口字眼，別號保之。」媚春口雖應答，暗中將二人品格，已自估定。杜子虛令阿巧開拜匣，拿一封銀子，交與保兒整辦東道。媚春取過棋枰，和子虛對局。阿保看了半晌，不解其意，斜倚桌兒睡著了。頃刻間酒席已備，巧兒將阿保推醒，一同上樓，分賓主坐下。酒過數巡，杜子虛舉杯敬酒，要媚春唱曲。媚春輕轉鶯喉，慢敲檀板，唱一出北調江兒水：

瓊宮王府，卻離了瓊宮玉府。新翻風月譜。你可也辨著青州從事，紫誥真符，改衣妝來混取。翠館暮冠笏，紅樓不用呼。俺自有馨帥驅魔，湯氏當爐，甚酸甜堪救苦。你是繡衣士夫，好一個繡衣士夫！正配著這缸邊吏部，又何須踏魁罡做了挈壺。

二人不知是嘲他的話，鼓掌喝采。媚春敬了酒，另取一壺一菜，與巧兒樓下去喫。三人復猜枚擲色，喫了一回。媚春奉酒要杜子虛口談一令，杜子虛道：「小弟是東道主，賢姐是客，豈敢佔先？」媚春道：「如此小妹僭妄了。要俗語一句，六個字，暗合席上三人之意。」飲酒畢，說令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」傳杯與阿保。阿保仰天思想，猛然喜道：「有了！」忙忙喫酒，呷得太急，將酒反噙出來，噴了一桌，噙得淚滾涕流。杜子虛掩口大笑。媚春一面拭桌，一面斟酒另敬阿保。阿保飲畢，說令道：「一壺兩賣。」媚春道：「一共兩，雖合成三，但少了兩個字，罰兩大杯。」當杜子虛說令了，杜子虛飲罷酒道：「一上香，二上香，此是六個字。」媚春道：「雖然六字，此是燒紙的祝文，又非成語。」敬一大碗。

杜子虛罰酒畢，媚春敬杜子虛行令。杜子虛道：「如此而行，覺俗之哉；數色而行，美焉乎也。」乃擲色數點。又該媚春行起，阿保道：「久聞大姐精通文墨，見教個把斯文令兒更妙。」杜子虛敲桌道：「有理之。」媚春道：「承命。我就講一句書，便詩也好，要一個天字，不拘先後。止許五言，增減一字者，受罰大杯。我講起：天地之大也。」杜子虛便道：「太乙救苦天。」媚春笑道：「此句非詩又非書，又無成說，請敬大杯。」杜子虛爭道：「小弟是雷經上的太乙救苦天尊。」媚春道：「怎麼落了尊

字？」杜子虛道：「說出尊字來，便是增一字了。」媚春道：「令不中式，況多一字，共罰二碗。」阿保笑道：「老叔空稱飽學，詩書上‘天’字有□萬八千，怎講到雷經上去？」杜子虛道：「因此受罰了。該賢姪講令，請，請。」阿保道：「小姪的是一句詩。」講道：「味淡須添曲。」杜子虛嘖嘖稱羨道：「妙，妙，好一個‘味淡須添曲’，斯而文，中式，中式。」媚春道：「幫襯的先罰一大碗。請問陳兄，此詩出于何典？添字又不是這天字，罰一大碗。」阿保忙道：「且住。你不知這詩，是我敝館中一個有意思的朋友撰的，非同小可。」媚春道：「員外目今還讀書嗎？」阿保道：「不是不是，少年時之話也。」媚春道：「也罷，誦得全章出，免罰一半。」阿保道：「此詩何曾離口，一字不忘，我且念與你聽：

儀狄訪同袍，麻姑引手招。配成三味火，釀就五香醪。傳下神仙術，吾儕救腹枵。木瓢常蓋臉，綉禪每垂腰。香處誇瓊液，酸來恨禍苗。焚薪鬢先燎。鑽灶鬢先焦。味淡須添曲，漿甜灰更調。笊籬恆竊米，笊袋可藏糟。試酒頻頻醉，偷錢暗暗嫖。做了棉花客，沿街罵餓殍。歷數知音者，誰人有下梢。」

媚春聽罷大笑道：「詩句絕佳，添字更妙，免罰兄酒罷。」阿保道：「何如盡去得？」媚春道：「這番該陳兄行令了。」阿保搖手道：「小子從來立誓不做令尊，敢煩姐姐代行罷。」媚春辭道：「焉有此理？一人僭行三令，是強賓壓主了。」杜子虛道：「令無三不行，還求見教。」媚春只得行起道：「如今取一句詩，要一洞子，不中式者罰一壺。我講的是：洞口桃花也笑人。」杜子虛側首思量了半晌道：「有一句在此，但是曲子，可用得麼？」媚春道：「酒後將就准了。」杜子虛道：「洞口澗難攻。」媚春道：「小妹耳中，未曾聞有此曲。」杜子虛道：「豈是杜造？我選你個出處。昔日同房一友，往勾欄中行過，見一垂髮女子，萬分美貌，著意去梳梳他。數日後回館，編成個曲兒贈那女子，小弟竊見了，謹記在心。每逢閑暇，唱一唱兒卻也有趣。」

媚春道：「你唱與我聽，若果妙，止罰半壺。」杜子虛打掃喉嚨，舉箸作版唱一曲黃鶯兒道：

洞口澗難攻，仗將軍津唾功，一鎗戳透相思縫，情和意融，靈犀暗通，金蓮高舉，深深送，興何濃。渾身暢快，一陣熱泉衝。

媚春道：「音曲兩絕，但中有譏諷之意，到底還敬半壺。」杜子虛不辭，一飲而盡。媚春打板，催阿保說令。阿保已酩酊大醉，斜著眼道：「你講的是甚麼令？」媚春道：「要一個洞字。」阿保搖頭道：「動不得，動不得。」杜子虛道：「你這般梗令，豈不是個洞蠻？揪住耳朵灌酒。」阿保把身一仰，望後便倒，豁刺地跌了一交，口裏骨都都吐出酒來，吐了一地。杜子虛埋怨道：「少年人不老成，這等發顛，成何體統？」即起身作別下樓。不期一腳踏個空，翻筋斗倒撞下去。媚春執燈，令保兒扶起，嘴唇都跌破了，血流不止。保兒笑道：「這正是老成有體統的相公。」媚春暗笑不已。杜子虛發怒要打保兒，巧兒見了，忙點燈攙了道士回觀去了。

媚春復身上樓，陳阿保已自齣睡著地下。媚春舉手相扶，忽見腰下露出銀子來，喫了一驚。暗想這人的口談，是個酒生無疑，身邊銀兩從何而得？心中疑慮，發付保兒收拾先睡，樓上停燈伺候。直交五鼓，阿保方醒，媚春攙扶上床，脫衣同寢，著意溫存。雲雨纔畢，阿保又復睡去。媚春有事關心，竟不合眼。捱至黎明，先起來籌畫此事，忽保兒來說：「韓大官人來望姐姐。」媚春悄出客座相見，原來就是韓回春。自從李秀家分了銀兩，跳出賭博場，溷入煙花寨，分撥水錢，放債取利。因與媚春相交情密，當早路便，進來一望。

媚春邀入軒裏喫茶，媚春道：「小妹有一事，正要與大哥計議，來得卻好。」韓回春道：「有甚事計較？」媚春道：「昨晚有二客來我家，一個是道士，一個是酒生。那道士飲酒，至更深去了，留這酒生在此。豈料這廝身邊藏著一裹肚銀子，我看起來，約有百餘兩，決是歹人偷盜來的。日後倘露出事來，牽累我喫官司怎了？」韓回春道：「有我在，怕他怎地。此人今在何處？」媚春道：「睡著未醒。」韓回春悄悄上樓，仔細看了，一時間兩眼直視，跳下扶梯，奔入廚房，拿了一把廚刀，飛身出來。媚春見這般兇勢，諒非好意，一手扯住衣袖，拖出軒外道：「大哥，這卻使不得，須帶累我。」韓回春道：「待我殺了這廝，再與你講知端的。」媚春慌了，哀告道：「我的親老子，害殺我也！」抵死抱住不放。

韓回春道：「你不知這殺材，是李季文店中酒生陳阿保。因貪官賞，出首林住持，害彼乘夜而逃，存亡未保，又累李大哥監禁在獄。我幾番要開除了這廝，無處下手。今日狹路相逢，豈可輕放！待我砍這廝驢頭，替恩人報讎，然後自行出首，便償他命，如所甘心，決不累你。」媚春道：「好痴漢子，人命關天，豈同兒戲？你為恩人雪恨，殺他抵命，雖是丈夫氣概，少不得貽累我喫官司，好沒分曉！凡事要慮始慮終，方纔行得，豈可如此燥暴。」韓回春躊躇一會，點頭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我所不辭，但貽累于你，中心不忍。然事已至此，放之亦難，與你怎生作個商量？」媚春附耳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足可雪恨。」韓回春甚喜，擲刀去了。媚春暗與保兒照會。

少頃陳阿保醒來，移桌傍床，羅列餚饌，對坐飲酒。正飲間，忽有人扣門，媚春停杯下樓。不移時復上樓來，滿斟熱酒，慇懃相勸。阿保一連喫了五七杯，推辭不飲了。正欲舉箸喫飯，一霎時頭暈眼花，跌倒床上。原來媚春令韓回春買了蒙汗藥，藏于酒內，把阿保麻翻，昏迷不醒。媚春解下他腰間銀子，收拾細軟衣飾，先上轎去了，其餘粗重家伙，盡皆棄下。隨後韓回春與保兒，反閉大門，逕往韓回春家裏，和媚春將銀子兩下均分，另取三兩散碎的賞與湯保，乘夜僱船渡江，往和州而去。

再說陳阿保被藥迷倒，至次日午後方纔甦醒，甚覺口中煩渴，呼喚茶湯，並無一人答應。腰邊摸時，裹肚也不見了。急忙奔下樓來，只見灶下無煙，神前缺火，媚春湯保等，皆不知何處去了。阿保心知被賺，捶胸大哭，一腳踢下大門，喊叫賊婦盜銀逃遁，地方快來救應。奈此處是一條冷巷，四圍空地高牆，又無人家，那得人來勸解？

阿保獨自叫了一回，猛然省道：「這事分明是杜道士害我，且去和他講理。」蓬頭跣足，氣咻咻走入玉華觀裏來。見了杜子虛，一手扭住，喊屈連天。眾道士圍將攏來，問其緣故，陳阿保將同嫖失銀之事，哭訴一番。隔房一個殷道士最有識見，怕到官壞了本觀體面，將阿保勸進本房寬解道：「雖然杜伯實不合同你去嫖，兄亦欠了主張，豈有帶百餘兩銀子，至御衙中作耍的道理？那妓女們心腸，比強盜又狠三分，見財起意，用藥迷人，竊銀逃遁，這是常事。兄也有一半的不是。假使當官追究起來，令表叔只須求謝僕射老爺指頭闊一條紙兒，送與執行官，天大的事也就罷了。你那時叫做失賊遭官，重受其害。不如在小房消停數日，待我勸令叔出幾兩銀子，暗囑能幹積年緝捕人役，查訪娼婦去向，若有了消息，這一百兩銀子，穩取還你，不須愁煩涉訟。」陳阿保聽了，也不答應，卻如木雕泥塑，呆呆的坐著不動，一日茶湯並不入口。傍晚殷道士整酒相待，阿保只是不飲，滾倒床上睡了。眾道士叫聲慚愧，各自散去。獨阿保睡不著，暗恨命薄至此，不能消受。待要與杜子虛結扭到官，又慮勢不相敵；待要尋娼婦下落，並無一些蹤影可問，只索拚此一命，對付這道士罷了。嗚嗚咽咽的哭到三更，解下束腰帶，懸梁自縊。

次早殷道士進房，只見陳阿保懸于梁上，急急放下，已氣絕無救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殷道士將門鎖上，逕奔杜子虛房中報知。杜道士驚惶無措，忙求解救之策。殷道士問陳阿保有甚嫡族至親否，杜子虛道：「他止有姐夫巴富，別無至親瓜葛。」殷道士歡喜道：「只消恁般如此，必然瓦解。」一面令杜子虛去尋巴富，一面暗中打點衣棺伺候。不多時巴富來到，殷道士滿面春風，迎入三清殿後側軒內，盛設酒餚款待。酒至半酣，殷道士方說出陳阿保身死之故。巴富驚訝流淚道：「有此不測之事，何不早言？顯見得謀財害命是實了。」殷道士笑道：「休恁般說。銀子偷去了，或能再來，死者不能復活，明人不須細講。今日之事，並無欺蓋。一則一，二則二，守與戰，任憑尊裁。」巴富道：「有何見論，亦求明說。」

殷道士袖中取出六錠白銀，指著道：「這是三□兩銀子在此，實是我等所出。足下若肯海涵，不到官告理；奉此為謝。不然，真只還真，假只還假，留此銀子衙門使用，不到得問了杜伯實的死罪，兩下準備打官司可便了。」自古財動人心。巴富見了這六錠大銀，心就軟了一半，笑道：「據公所言，似非謀害。但是一條人命，豈止于三數而已？杜老丈又係至親，在下不敢較論，乞添至五數就罷了。」殷道士道：「寶劍贈與烈士。便添□兩，不與了別人。再有他說？」兩下和議定了，殷道士方開鎖進房。巴富向阿保屍首放聲啼哭。忽抬頭見門枋上有一個小匾，寫著「一練居」三字，巴富收淚嘆息道：「天定之數，不可逃也。」告訴：「阿保夢

中，大王批□六字于臉上，‘福善禍淫’四句。適纔聞那妓女名為媚春，今觀仙居名一練，正應著‘寶歸二春，祿終一練’。大數前定，祿命難逃，不必講了。」巴富還不知韓回春同謀，故為「二春」的話。當日收殮屍首殯葬，延僧超度畢，殷杜二人送那四□兩銀子上門相謝，兩下歡天喜地而散。街坊上人聞陳阿保身死，個個講說沒福承受賞銀，出首好人的看樣。有詩為證：

橫槓窮檐壓酒徒，橫心願外獲青蚨。

煙花巧計猛于虎，財盡囊空一命無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杜都督夫人蔣氏因朝廷籍沒家財，和妾馮桂姐抱頭痛哭，夫人量絕數次救醒。桂姐道：「老爺不合放了林長老，害卻性命，又抄沒了家產。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」蔣氏哭道：「死生由命，成敗在天，不必怨他，只索苦守罷了。」程刺史回府，一路心下不平，差公人到都督府打聽，已知抄沒情由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朝廷好沒分曉，用這班狼心狗行之徒，殘害忠良，眼見得國家將亡了。」悶悶不樂。於是，擇日卜地，將杜都督棺木，安葬已畢，時常差人饋送些禮物，周濟杜夫人一家，賴以度日。但二人形影相弔，淒涼萬狀。自古道：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。自杜成治死後，親戚故舊漸次疏了，家僮奴僕盡皆散了。昔賢觀至此，有行路難一篇嘆道：

金卮九醞斗□千，玉盤三品輕萬錢。

投杯推案不復御，吞聲躑躅賓筵前。

人生運命本在天，賤貧貴富總適然。

兩雲何事易翻手，自古誰人能獨久？

九華七彩簇繡帷，便持紅顏欲長守。

青霜一旦委天衢，桃李紛紛今在否？

君不見昔日柏梁銅雀臺，英雄漢魏爭崔嵬。

梁傾雀墮復平地，黃昏白日飛塵埃。

又有古風一首勸世云：

炎涼態，君莫訝。春深草木俱獻妍，秋殘枝葉皆凋謝。天道一似趨勢利，達人勿將冷暖詫。廷尉屬張吏部何，賓客門前日覺多。一朝罷官居寂寞，車馬不來烏鵲過。只有明月超世情，不照綺筵照綠莎。續筵有銀燭，蓬戶仰隙光。勸君勿作錦上花，渴時一滴等滄浪。

光陰迅速，頃刻過了月餘。馮桂姐覺容顏清減，精神恍惚，終日思睡，每作嘔吐。蔣夫人急請醫人調治，醫士診脈，稱賀：「是喜。」蔣氏歡喜道：「老爺在時，每為無子不樂，幸得桂姐遺腹坐喜，皇天有眼，可憐見杜門不該絕嗣。倘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了都督為人一世。」及至臨月，又不見動靜，夫人心下憂疑不決，日日愁煩。直待到□七個月，乃是太清元年二月初七日亥時，方纔產下一個男兒，生得面方耳大，目秀眉清。此夜紅光繞室，異香不散，夫人心下大喜。彌月之後，取名叫做過兒，夫人撫惜他，勝似親生。不題。

按下一頭，且說林澹然自賺出關門之後，回到東魏，舉目見民物如故風景依然，心下感嘆不已。一路曉行夜住，隨緣抄化，不比在梁地驚惶。這一回安心走路，但是心中計念杜都督，不知回覆武帝事體若何。一連行了數日，卻好來到河東府廣寧縣地界。當時看看天色晚了，登至石樓山下，前後打一看，並無客館飯店，況值微微雨下，路滑難行，一步步捱著，尋個人家借宿。走了數箭之地，遠遠見竹林中閃出些燈光來，林澹然近前看時，卻是一個莊院。但見他：

一週遭矮矮粉牆，三五透低低精舍。後面有蒙蒙茸茸，柳岸橫連芳草徑；前頭見蒼蒼翠翠，竹屏相傳小柴扉。幾灣流水，滔滔不竭繞圍牆；一帶石橋，坦坦平鋪通例路。籬邊露出嬌嬌媚媚野花開，戶內忽聞話話啾啾犬吠。房廊不大，制度得委曲清幽；空地盡多，種植的桃梅李杏。果然渾無俗士駕，惟有讀書聲。

林澹然放下包裹，上前扣門。柴扉開處，走出一個童子來，問道：「誰人在此扣門？」林澹然稽首道：「弟子是雲遊僧，錯過宿頭，大膽借宿寶莊，暫宿一宵，未知容否？」童子道：「我這裏是讀書之所，房樞窄狹，不敢相留。師父別處去罷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今晚天雨難行，如貴莊不能相容，就借檐下捱過一宵，明早即便去了。」童子搖頭不允。正說話間，屏風後轉出一個老者來，生得蒼顏古貌，鬚髮皓然，手扶竹杖問道：「何人在此說話？」童子未及回答，林澹然向前深深稽首道：「老衲是雲水僧家，要往太原進香，打從貴地經過。因貪走路程，錯過了客館，暫借貴莊歇宿一宵。盛使不容，在此閑話。老丈休怪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師父何出此言！出家人著處為家，暫宿一宵有何不可？」書童咕嚕道：「遊方和尚尚做強盜的極多，太公不可留他。」老者喝道：「胡說！」遂留林澹然進側廳內坐下。

茶罷，老者道：「適間小奴不知事體，出言唐突，老師莫怪。」林澹然合掌道：「山僧攪擾，心下不安，焉敢見怪。請問老丈高姓尊號？」老者道：「村老姓張，賤字完系。請問吾師高姓，貴鄉何處？」林澹然一一答應。張老命安排晚飯，相待畢，叫書童熬燈送到廂房內歇息。

次早林澹然起來，立欲謝別，書童又送出茶湯來。少頃又請到廳上喫齋，太公出來相陪。林澹然起身拜謝欲行，張太公道：「師父慢行。老朽觀師父是一位有道行的高僧，意欲屈留尊駕，盤桓數日，請教禪理，萬勿推卻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感蒙老丈萍水相逢，如此厚愛，豈敢推托？但是無故攪擾檀府，于理不當。」太公笑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只是有慢，休怪。」自此，留林澹然一連住了三日。太公朝夕相陪，或談佛法，或講坐功，相待甚是懇勤。

林澹然每于靜夜打坐時，聽得西首軒子裏叫疼叫痛，呻吟之聲不絕，心中疑惑，又不好相問。當日正和太公午後閑話，只見書童攬著一個黃瘦後生，從側軒步出草廳上來。林澹然看那後生，年可二旬，生得容顏清麗，器宇不凡，只是面無血氣，病勢懨懨。頭上包著一個皂絹包頭，身上穿一領白綾綿襖，白絹裙拴著腰，手扶了書童肩膀走出來。林澹然起身問訊，太公扯住道：「老師不敢勞動。小兒病軀不能見禮。」二人拱手。太公道：「大郎且睡睡將息，為何又出來閑走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心煩體倦，睡著轉覺難捱，暫且閑步消遣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好一位郎君，為何患病如此狼狽？急急整治方好。」太公垂淚道：「老朽年過六旬，止有這一子，名為張我。生平樸實溫雅，頗肯讀書，有志上進，未定妻室，尚未畢姻。寒舍在城中居住，那日節屆中秋，小兒在書室，夜間玩月，因觸景吟詩一首道：

銀漢冰輪滿，娟娟萬里輝。

桓娥如有意，引我上雲梯。

朗吟數遍。貪看月色。至夜靜欲睡，倏見一女子推門而入，生得千嬌百媚，年方二八，貌賽西施。對小兒道：「郎君獨自寂寥，妾乃姮娥，引君上雲梯去也。」小兒年幼，不能定情，與之纏綿。朝去暮來，約有兩月。不期容顏瘦減，舉止異常，老朽再三究問，方知端的，因此心慌。諒是妖魅所迷，打發在此小莊避之。不想那女子復來纏擾，鎮夜如醉如痴，半迷半醒。這幾日愈覺身子沉重，多是不久于人世了。老朽不捨，特出城來伴他。連日因心緒不寧，屈留尊駕，閑談排遣。」說罷流淚不止。

林澹然聽說，不覺傷感，答道：「這一位好公子；怎忍被妖邪所迷？老丈何不請術士遣他一遣？」太公道：「前者在城之時，何日不燒符念咒遣送，並沒一些靈驗，無法可處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山僧從來不信邪祟。今聞老丈所言，世間亦有此輩妖魅乎？老丈不必愁煩，這妖孽小僧定要結果了他，救大郎性命，方顯區區手段。」太公拱手道：「若得老師法力救命，感恩非淺。但這妖怪亦有神通，急忙裏怕收他不得，反受其害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不妨，臨時自有妙用。」太公口雖稱謝，心中還疑惑不定。

當晚，林澹然問太公取利劍一口，銅鈴數箇，令扶大郎別室安寢。分付合莊僮僕，不可大驚小怪，暗暗藏燈伺候，只聽房中鈴

響，便可進房來看。太公聽說，一一措辦了，自和幾個家僮，各執器械等候，命書童掌燈，引林澹然進大郎房裏去。澹然到床前掛了銅鈴，床頭藏了利劍，停燈几上，掩門和衣在床假寐，放下帳幔，暗暗念佛。等至夜靜，不見響動。心裏想道：「莫非這怪物通靈，預知俺在此，不敢來了？」漸交三更時分，正當萬籟無聲，忽然起一陣冷風，逼得透骨生寒。風過處，呀的一聲門響，一個女子袅袅娜娜走入房來。林澹然隔帳看時，那女子如何？但見：

丰姿絕世，艷質憐人。渾如膩粉妝成，宛似羊脂琢就。鳳眼朦朧，勾引人魂無定。娥眉淡掃，巧傳心事多般。輕盈態度，低頭微哂有餘情。娜裊腰肢，叉手抱來無一捨。津津檀口，相傍處私語生香；脈脈春心，偷送時嬌羞婉轉。聲音細嫩，分明似金籠裏學語雛鸚；性格聰明，合當做繡榜上風流女史。便是畫工須束手，縱令巧筆也難描。

這女子熄了燈，款款走近床邊，低聲問道：「可意的哥，你今夜為何不待我先睡了？」雙手掀開帳幔，來摸林澹然身上，道：「怎地不脫衣裳，和衣而睡？」林澹然只不做聲。那怪又道：「親哥，我和你同心合意，似漆如膠，並不曾有半點兒差池，你為何今日有不瞅不睬之意？莫非是怪我今夜來得遲了些個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解衣，摸上床來，將身子逼著林澹然，伸手來替林澹然解衣帶。林澹然將手摸著那女人左手，就如春筍一般，纖纖指甲，滑潤如脂。那怪笑道：「我也道親哥決不嗔我。」又將手來摸林澹然肚子。林澹然大喝一聲：「孽畜，休得無禮！」即將那怪左手中指，啣的一聲掐斷了。一手緊緊捺住，一手搖動銅鈴，那怪掙扎不得。門外人聽得鈴響，一同持燈執棍，吶喊奔進房裏來。近床看時，那怪卻現了本相，是一個玉面狐狸，生得毛光爪利，兩眼灼灼有光，眾人大驚。看官，你道這狐狸精，既能迷人，必會變化，為何被林澹然拿住逃遁不得？原來這狐狸屬陰，感受月華，積累成精。每遇月夜，戴死人骷髏拜月，則能變化為人。雄者變男，雌者變女，全憑前爪捧頭，化形脫體。當夜卻被林澹然掐斷了中指，一來□指連心，負著疼，急忙裹捧不得頭；二來心慌膽落，當不得林澹然力大如山，威風凜凜，用力捺住，故此逃遁不去。

此時林澹然令人將燈向前，用左手將狐狸提起來，右手仗劍，喝道：「你這孽畜，不知迷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，碎屍萬段，不足以償其惡。」說罷，正欲砍下。那狐狸雙爪捧住寶劍的柄兒，口吐人言，哀求道：「老爺饒命，小畜雖犯淫條，合當斬首，但有一樁大事，未曾完得，負真人付託之重，雖死亦不瞑目。」林澹然聽了真人二字，便收住劍，將劍尖兒指著狐狸笑道：「孽畜害人，萬死猶遲，有何大事未完？負誰人之託？編這般巧言騙俺，指望逃生？俺斷不是屈殺你也。」

狐狸垂淚道：「小畜受生已來，壽延五百餘年了，朝暮吐納修煉，不是一日功夫，到得這變化地位。老爺聽我細訴衷曲，且莫動手。三□年前，在本地獨峰山五花洞裏藏身，洞前有塊大青石，光潤潔淨，每常在上跳耍，至夜間，石上便有三道金光，從中沖起。小畜諒下邊有寶，欲擊碎來看。將石擊至千下，不損分毫，驚駭不敢再動。後來山前土地廟裏，來了一個年少的全真。小畜不合化為女子，夜去調戲，欲採他真陽，修煉鉛汞，那全真毫不拒卻，留我喫酒。談笑至更深，小畜正欲近身迷謔，被那全真將手一指，小畜便露出原身，無處逃躲。全真對我道：‘汝亦是成氣之物了，我豈害汝？不必驚惶，我有一事託汝，汝須牢記。’小畜叩頭問故，全真道：‘我有書一封與你藏著，等我一個道友來，即當付與他。’小畜問道友是誰，全真道：‘是一位釋門中人，姓林，法名太空，號澹然，生得魁梧磊落。見時交與，切不可有誤。’就替小畜摩頂受戒，救我不許亂性迷人，異日再來超度。說罷，化一道清風而去，原來是一位仙人。小畜整整待了三□年，不見有甚麼林長老相遇，不覺舊性復萌，又做出這般行徑，撞在爺爺手裏。小畜破戒迷人，一死不辭，可惜誤卻真人重託，不曾會得林長老，送得書也。」

林澹然和太公等聽了，甚是駭然。太公便道：「這位長老正是澹然林爺。」狐狸方敢抬頭一看，失驚道：「阿呀，今日方遇得爺爺，萬幸萬幸。」林澹然釋劍放手道：「那封書可在何處？」狐狸道：「神仙所託，緊緊藏在身旁，不敢少離。」就于胯下小袋中，取出來獻上林澹然。澹然接過看時，一個小小封兒，封筒上寫著「褚真人傳示」。拆開看裏面甚麼話說，卻是一幅箋紙，寫著八句詩道：

混沌生伊我，同修大道身。
無羈登昊闕，有欲滴凡塵。
歷盡風波險，還歸清靜真。
天書藏璞石，入手可凌雲。

後又有符一道，下注云：「依此符樣，畫于五花洞石上，將左手叩石三下，此石即開，天書可得。」林澹然看罷，心中暗暗稱奇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畢竟林澹然果得天書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